



生活感悟
henghuoganwu

用耳朵“阅读”

□积雪草

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听书、听新闻、听资讯,不少App也推出“读”的服务,为“听”提供便利,而我,依然喜欢纸质阅读,喜欢翻书时“沙沙”有声的响动,喜欢书页散发出来的纸墨芬芳,喜欢纸质书拿在手里时踏实厚重的手感,喜欢睡前就着一盏小灯读几页书助眠。偶尔兴起,还会找到纸和笔,做几页笔记。我喜欢那些读过的书,像老朋友一般陪伴在我的身边。

最近,视力忽然下降,不能随心阅读,难免有点沮丧。一日闲逛,偶然听到一家电台在播我的文章,便用心听了一会儿。女主播字正腔圆、温暖贴心,充沛的情感,配上优美的背景音乐,清雅悦耳,简直是一种享受。我呆住了,我写的文章有这么美?于是,独辟蹊径,我尝试用

耳朵“阅读”,每晚睡前听一点,许多古文晦涩难懂,没有眼缘,我都会选择用耳朵“阅读”,在清越、干净、恬淡的声音中穿行,不求懂得,但求遇见。

用耳朵“阅读”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,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,手忙脚乱做家务的空当,被焦虑失眠折磨得烦躁不安的时刻,还有走路、乘车、候机、等人这些零星散碎的时间,都是用耳朵“阅读”的好时光。

回想起来,我小时候也听过书,不过不是在茶馆里,而是守着收音机听刘兰芳先生讲评书。那年头,我最大的娱乐就是每天放学后迫不及待地跑回家,打开收音机,一边吃饭,一边听书。一人、一扇、一醒木、利索的嘴皮子、吸引人的故事,随着情节的推进,听者仿佛身临其境。也许,就是少时的听书给了我喜欢阅读的习惯,并从此让生活有了更多的诗意和情趣。

听书与看书的感觉不一

样,听书是一个被动接收的过程,浮光掠影,思考少了。如果心情不好,听书是一个治愈的过程,从聆听中获取快乐的感觉。看书则不同,能在细节描绘上领略到文字之美,遇到不认识的字词还会去查字典,遇到不懂的意思会多读几遍,反复咀嚼,细细品味,从而学会主动思考。有时候,遇到晦涩难懂的文章,几乎是很艰难地“啃”下来的,而“啃”的过程会让人收获颇丰。

看书,愉悦的是眼睛;听书,慰藉的是耳朵。有声阅读与纸质阅读并不冲突,我现在以看书为主,以听书为辅。一个人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,又或者是自己喜欢的方式,不断储备知识,丰盈人生,把自己的快乐安放在文字中,建立自己的知识储备体系,并融会贯通,这便是阅读的乐趣。别耿耿于怀哪种途径更好,知识的获取,只要用心,可以是任何形式。

有此一说
ouciyishuo

干净

□夏生荷

山里人做“鱼冻”的方式很简单:将鱼块用大火熬开,放入盐和去腥味的鱼香叶,然后盛入干干净净的瓷罐内。再将瓷罐放入竹篓中,将竹篓置于山间流淌的清澈溪流中,水深至瓷罐颈部即可。用石块固定住竹篓,任由清凉的溪水冲它。两到三天后,将竹篓取回家中,打开

瓷罐,便会看到一罐干净的胶状物,这便是鱼冻。摆上餐桌,无比诱人。

竹篓放在溪水中的两三天,会被很多山民看见。但没人会将其据为己有,也不会有人故意使坏,推倒或弄脏瓷罐。山民们的心,如同那瓷罐和鱼冻,干干净净。



耐人寻味
airenxunwei

算了

□立新

一般情况下,算了,等同于就这样吧,到此为止,作罢。人的很多决定、心态,都跟算了有关:放下个人得失是算了,放弃提升也是算了;不斤斤计较是算了,不精益求精也是算了;不盲目遵循是算了,不坚守原则也是算了……是否应当算了,

关键看是什么事。

在名利面前,应常有算了之心,这些身外之物,不值得我们耿耿于怀。

但在追求真理和干工作上,则不能有算了之念。一旦有算了之念,便会让我们无法获得更大进步,无法实现更多的可能。



人生百味
renshengbaiwei

戒烟

□尤今

爸爸年轻时,有着一口色泽极白而质地极好的牙齿。妈妈偶尔“想当年”时,总说:“笑起来时,一排牙齿,整整齐齐地闪着亮光,好像髹上了一层釉彩。”有时,我不免偷偷地想道:妈妈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这排牙齿而堕入情网的?后来,不行了。

那一排让母亲心醉的牙齿,竟然镀上了一层可怕的烟垢。染上烟瘾的爸爸,抽起烟来,六亲不认,一根接一根,毫不间歇。吐出来的烟气,一团一团,浓浓的、白白的,好似一群在空气里得意地现形的魑魅魍魉。爸爸后来回忆那一段日子时,说:“办公室里装了冷气,就只有我一个人抽烟,每抽一根

烟,就好像是用一根管子喷出毒气来。当时,我根本不知道二手烟的害处,可怜其他几个年轻的职员,就这样把我喷出的毒气全都吸进肺里去了。唉,真是罪过啊!”

爸爸退休之前,是建筑商。生意顺畅时,应酬特别多。晚上回来,整个人,都好像是用尼古丁熏过的。进房来看我们,只短短几分钟,那一股浓郁的烟味,便像错植于房间的罂粟一样,盘根错节,纠缠不去。

有一个时期,建筑行业受到世界经济不景气的侵袭,压力犹如从天坠落的巨石,沉甸甸地压在爸爸头顶上,不论白天晚上,时时刻刻,食指与中指之间,都夹着一根香烟,犹如手掌上骤然多长了一根颜色惨白的手指。一根吸完了,立刻点火再吸;少顷吸完,又再点、再吸;周而复始,循环不休。

香烟,是一只报复性极强的魔鬼。爸爸以火去烧它细细瘦瘦的身子;它一进入爸爸的身体,便化成另一把火,汹汹地烧爸爸干干扁扁的肺。把香烟当

膳食的这段日子,爸爸就好像是瘪了气的气球一样,瘦得前胸贴后背,说起话来,喉咙嘶嘶作响,好像一条吐芯的蛇。

终于,健康发出了警告的信号。他咳,咳咳咳,咳咳咳,咳得天昏地暗,胸口胀痛,可是,他却依然烟不离手。后来,他饱受蹂躏的肺终于忍无可忍,以鲜红的血向他发出了“哀的美敦书”——他因肺结核而进了医院。

出院后,便发狠地戒了烟。戒烟,用的是很传统的方法:在桌上摆了大量的糖果和零食,烟瘾发作时,便把零食胡乱地塞满一嘴。

戒烟期间的爸爸,是个极端不快乐的爸爸。他好似遗失了生命里很重要的东西,终日寡言少语的。我们行经他身旁时,都蹑手蹑脚的,不敢惊动他,怕他脾气不顺,惹祸上身。有时,他又有坐立不安的焦躁感,深夜自己一人驾车外出兜风,回来后,垂头丧气,宛如一条不慎被浪潮冲到岸上而失去了魂魄的鱼儿。我们的家,进入了肃杀的冬季,一切的一切,都是冷冰冰的,了无生气与生机。

一日,家里来了客人,是爸爸来自马来西亚的好朋友老张。爸爸那天兴致很高,留他在家吃饭,叙旧话新,宾主尽欢。

酒足饭饱,客人取出香烟,递到爸爸跟前。爸爸圆圆的眸

子蓦地删除了一道很亮很亮的光,像划过漆黑夜空的闪电,但只短短几秒,脸色便又黯淡下来,摇了摇头,说:“我戒烟了!”老张自顾自地点火,深深吸了一口,两股飘逸的烟气,从两个黑黑的鼻孔里施施然地流了出来,他一脸满足地说道:“老谭呀,饭后一根烟,快活似神仙!你想想,生命那么短促,你又何苦跟自己过不去呢?看看我,十八岁便开始抽烟了,现在,都已经吸了二十多年了,还不是活得好好的?老实说吧,戒了烟,人生一半的乐趣也就完啦!”

一番痛快淋漓的话,说到了爸爸心坎里去了,爸爸频频点头,搁在桌上那只手,早已按捺不住地伸向了那个敞开着的烟盒。

此后几年,爸爸的脸,又在一团团白白的烟气里浮浮沉沉了。生命苦短呀,行乐需及时。爸爸的烟,抽得又快又多,他的牙齿,已慢慢地由淡黄转成大黄,又由深黄变成灰黑色了。

就在这时,传来了老张的死讯。

那位告诉他“戒了烟,人生一半的乐趣也完了”的好友,死于肺癌,年方四十五。

消息传来,爸爸如遭雷殛,整个人霎时从烟雾缭绕的梦境里醒了过来。他看看围绕身畔的四个孩子——最大的,还在念中四,最小的,仅仅只有六岁,尚未入学。

爸爸狠狠地下了戒烟的决心,而且,说戒就戒,不需零食、

不要糖果,好似变魔术一样,第二天,便与烟诀别了。

隔了很多年以后,爸爸在谈及那两次戒烟截然不同的心情时,平静地说:

“第一次戒烟,我仅仅把它当成是个人的事,戒得不甘心、情不愿的,很是痛苦;所以嘛,后来朋友稍稍一说,我立刻便给自己找了个借口,重新大抽特抽了。第二次戒烟,为的是家庭与孩子,我下的是破釜沉舟的决心,运用了自我抑制的意志力,过程虽然也很痛苦,但却能坚持到底。”

爸爸一直健壮地活到八十六岁,才无疾而终。

他那种“只要你愿,你就能;只要你坚持你能,你一定行”的信念,不但影响了很多朋友,也成了他四个孩子人生的“座右铭”。

是的,任何事,只要你愿,你就能;而只要你坚持你能,你一定行。



请本版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